存古約言卷之三

新安豫石呂維祺著
關中少墟馮從吾訂

服式

威儀所以定命。而服以章之。是故孔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衷也而可。災而可乎。次服式。

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毋尚淫靡。毋徇時樣。

今世冠服。淫巧相尚如冠則金線。金雲。金花。玉花。太極圈。等飾種種駭人服則不論貧富貴賤。羅段刺眼。且貴時興樣花日新月盛甚者。居然用紅用黃。或用水紅。桃紅荔枝紅之近紅。及柳黃。鵝黃。之近黃者不惟非宜抑且犯禁。至於履用三鑲四鑲。又有時興。短臉淺跟。或用紅色单鎖。居然婦人履矣。俱宜嚴革從雅。

士民衣服。毋用玄黃紫三色。

三色惟君上得用。士民有不知而誤用玄紫者。乃亦敢用黃。豈亦不知耶。

女飾宜端莊簡素。

近世女人妝飾。艷麗妖異。已多可厭。而髻用純陽巾式。上衣長至地。袖廣過膝。皆類男子。男子則衣服反與女類。其有服綵衣拖帕裙者。陽陰反常。不祥之甚。然而理不能諭。法不

可止。士大夫家可尚相效倣而不禁乎。妹喜

戴男冠以亡國。何晏服女裙以亡身。知禮君

子宜慎其微焉。

禁婦人戴男子網。

婦人戴網。始自妓女。乃一時士庶家公然倣

效。且以爲美觀耶。此陰陽反常之最甚者。宜

亟革之。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相疑。以正名分。

南方僕從子孫雖富貴見舊主人仍執主僕
之禮婦人終世不敢戴貼金首飾
禁娼妓用金銀珠玉首飾戴有梁髻着錦繡羅
叚及乘轎禁優賤着羅叚衣帽顏色鑲履
按崇禎三年二月內禮部題覆戶科葛應斗
題直塞第一耗孔等事畧云風俗奢儉關于
世運陞降有識之士無不欲挽其趨而隄其
潰良以一僭擬則等威紊亂一奢泰則物力

殫匱。又云。近日胥徒掾史。峩冠切雲。僮隷娼

優錦綺曳地。紅紫朱碧。刺繡纂組。日異月新。

一倡羣傚。以至居室器用無不夸新炫奇豪

貴一筵之費。抵窮民經歲之需。又云。縉紳有

風化之責。士子居四民之首。不但不能以淸

約矯燻灼。以淳朴挽侈靡。而且先爲作俑。于

齊民又何責焉。奉

旨。邇來習俗侈靡。等威凌替。實關紀綱風化。豈

止民力財源這奏內諸欵。深足採時。該部便行各衙門榜諭通知。仍拿一二違犯的懲處警衆。欽此。俱經刊刻成書通行頒布謹附錄以見

聖朝崇儉維風之意。其目凡十條。〇一凡品官士庶巾帽不得用玉結玉圈玉插瓶等。非舉監生儒。不得戴方巾唐晉等巾。至吏典衙門人役。止許戴圓頂帽。不得戴巾及貂鼠帽套。

衣服止許着紬絹素羅不得穿雲花綾叚𦢊紗等○一凡品官轎馬繖扇皆有定制而舉貢監儒反有擅用大轎藍繖者越禮甚矣以後兩京各省士子皆只許乘馬騎驢不得用輿及青藍大盖○一士子衣服不許着紅紫等色及龍鳳等紋袖不得踰
欽定一尺五寸衣長不得曳地鞋不得用綉花盤金襪不得用綾綺又有一種淸客山人假

冑監儒公子。身着紅纈。腰垂雜佩。誇結相思。
假以詩酒淫放。引誘後生。敗壞風俗。官司嚴
拿究處。○一士庶妻妾。並不得用團領衫。灑
線宮裝等衣。及珠冠珠髻金寶釵釧等項。近
且下及廝輿臺隸。狹邪優女。遍染成風。官司
並急宜拿禁。○一職官士庶。房屋不許塗朱。
及用土黃違制等顏色○一僧道及尼僧。不
許穿着紵絲紬絹紗羅等衣鞋。○一官員士

庶之家。床榻椅棹。不許用螺鈿描金及紫檀黄檀等。圍屏壽軸。槩不得用泥金貼金。及酒綫織錦○一官員宴會。餚饌不得過十簋。器皿除酒盞外。不得用金銀及龍鳳等紋○一古銅鑪瓶及窰器等物。非先朝法物。即係内府盜出。否則皆贋鼎也。巧手逓模。奸商詐飾。士大夫寶之。動費千緡百兩。喪其素節。漸染成風。民俗亦非是不貴。耗財特甚。犯者宜以

違禁之罪罪之〇一民間賽會用金翠珠玉羅綺綾錦裝飾臺閣懸架空中布列男女扮演故事動費數百金有司當嚴行禁止

宴會

今人濫於匕箸夙夜沉湎幾困於酒食而其日益也有以一杯酌費中人一歲之需者長此安窮曠職業銷歲月耗物力滑天和莫此爲甚嗚呼惟儉可以已之今試与

人。言披公三器。憲約四豆。逆知其必不從。
吾聞君子之於俗也。去泰去甚也。莊語之
過耳。不如質言之必躬。乃以此訓。而猶有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如初筵所刺。其可乎。

次宴會。

品饌以精潔堪食爲度。不必備物。不必多設。不
必特殺。分爲盛宴。特集。常集。小集。四則器各有
差。

一曰盛宴。如公祖父母初宴及達官座主初會之類。

看果十五器。

餜十六器。或云宜加四器。葷素相間。

卓盒一副。

湯飯四道。或云隨便。

圍淺有無隨便。

獨坐。

一曰特集。如公祖父母再會及婚姻筵席高朋遠來新親初會之類。

看果十器。

餜十六器。葷素相間。

卓盒圍淺有無隨便。湯飯三道。或云隨便。

雙坐。或云亦有應獨坐者。

一曰常集。如酬人禮物或久違聚歡及迎風祖餞之類。

看果四器。或用五器。有更端事。則加五器。

餜十二器。葷素相間。卓盒有無隨便。

湯飯二道。或云隨便。圍淺不用

雙坐或圍坐。隨便。

一曰小集。如閒訪過從及遠客留飯。山水遊觴之類。

看果四器。或不用。餜六器。或八器。人數多者。加四器。

卓盒不用。坐久或用。隨便。湯飯二道。或一道隨便。

圍淺。不用　雙坐。圍坐。隨便。

以上四則特約畧言之。大抵寧簡無增。所云餜幾器之器。盖指湯盌言。若里中淺盌

欲加四器者聽。至大花斗糖。五牲看席之類。一切革去不用。

凡席俱午未上坐。有未至者。虛坐行酒。不必久候。薄暮告散。不宜流連夜飲。

其有遠客來暮或閒訪留坐談心論德雖至

夜分亦自不拘。

席間不用娼妓侑酒

知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不得已而遇。若尋爲我而設。婉言屏之。不然先告歸可也。

非盛宴及婚姻筵席不用鼓吹絲竹。不宜擅用金鼓響器。

近聞市棍菜傭。僕賤屠儈之輩。不論大小事體公然用金鼓不忌。尤非所以正體統。而篤

風化也。有識者相與傳諭禁止之

勸客不用巨杯。如茶鍾湯盞之類。俗於鄉居路遠。間有用者隨便。不須苦讓。或沉湎使酒。放越禮法。

壽常席格。各宜率眞。圍屏。銀器。坐褥。圍裙。隨其有無。非至不得已。不必借用。

合席請客。主人多。宜長者一人行禮。餘隨班行禮。

近來官席太盛。有以一日杯盤廢小民十家

之產者。鄉曲雖稍簡率。然亦漸就奢。噫乎。
多設則多戕物命。多損精力。多費貲財。多折
福分。或客當醉飽後。見主人舉筯不得不舉。
盖反爲多設所苦。矧有恣長夜之酌。極無厭
之歡。豈無亂俎豆失威儀。爲賔筵羞乎。先年
風俗簡朴。每請客不過餚核四盤。飯一餐。酒
數行。余爲四則。雖未即遽反古。而革俗者
必以漸。姑就俗而取其衷。如此皆一一可行。

若必爲不情之語以飾聽而不寔見諸行事。雖日言二簋猶塵飯土羹也。

酒以合歡主人款客情雖無已只可慇懃相勸。若必強之飲則非矣。自余約戒巨杯戒夜飲。而親友相見多言一年來未病酒未見使酒。爲頗有益夫豈以不病酒不使酒而遂謂不歡耶。名教中自有樂地。其熟思之。

孟雲浦曰。凡平素用俱四果四菜。五葷五素。不

必故宰生畜。湯飯止二道。飲酒不用巨杯不須苦讓。不用聲歌。不繼燈燭。請用單帖。臨期止邀一次。上席俱正午。行酒不跪。若閑常坐談稍久。則隨見在供用。雖蔬食亦可。

附李緝敬約。其畧云。我輩居鄉。尊俎細事。所關風俗不小。常憶坡公安分養福。寛胃養氣。惜費養財。數語。眞可爲近時對證藥方。今與諸同志約。如官府有不得已之飲。名曰官席。

器不得過二十。如里中新親初集。與高朋遠來。名曰特設。器不得過十二。若鄉族相見無時。歡聚求爲可繼。名曰頻集。器不過六。或各益以小園。差等如其數。相禮稱情。酌古適今。比于坡公三器。未免爲泰。而視邇時靡縟。則去甚矣。乃其中有一必禁者。曰牛。此斷不登於俎。又有一欲禁而不得者。曰特殺。則請損之。如官席二殺。特設一殺。頻集竟不殺。此又

區區小心之盟云。

交際

今之所謂交際者。其有市心乎。夫市則市人爲之。君子而市也。不如其無交際也。次交際。

士民。尋常交際。各量力稱情。隨宜相答。不必過豐。不得過責。其至親慶吊稍厚者聽。

吾鄉。父老相傳。萬曆初年。親戚往來。禮不過

三分。多至五分。六分。若一錢。以爲過厚。今一錢以爲常禮。而彼此徵逐。幾因以爲利。有以家貧廢禮者。有較量厚薄。浸成仇怨者。有公然爲假酒假叚。相沿成套者。禮之浸豐。俗之浸薄也。君子宜以儉朴。爲民風倡焉。搢紳禮節。雖稍與百姓不同。然亦須求爲可繼。禮稱其情而止。不可一味奢淫。以誇耀里俗。盡失古意。

禮。所以將敬。敬不足而日相於侈。非交際也

隣於賄矣。吾竊怪夫名爲交際而實賄之精

義君子貴辨之於微也。

彼此勿慶生辰。

古以八十爲下壽。近嘗慶六十七十。然十歲

一舉。猶不爲侈。今乃不拘老少每歲慶壽大

張宴樂。程子倍哭之說。盖深譏之。若高年介

觴。至親聚樂。雖亦無妨。然雅集可也。

慶賀軸文毋用錦帳金字。

或問官套用之。相沿不能驟革。如何。曰。可省者漸省。亦復古一端。近來扎繡錦段。窮麗之極。尤屬可厭。

吉凶事體。俱不請客。徵禮。惟婚筵許用客。亦不得過多。若借名打網。尤爲惡俗。急相率嚴革。以還古風。

田野百姓。稍能度日。即時常湊辦人情。今日

未了。明日又然。一家如此。家家俱然。其爲苦累。十倍征徭。每遇冬春。請柬盈壁。箇箇攢眉向人。然却不能革。或已有事。則亦復請人者。只爲俗緣不能割斷。近年街市小人。借此爲利。此爲彼請。彼爲此請。名爲報復。實同科歛。甚者窮鄉下里。家家戶戶。宰羊燒酒。鼓樂不絕。又有一等豪棍猾胥。以此爲事。三百五百。年年打網。不得不然。亦復不敢不然。而民

之貧也。俗之日偷也。則而像之。後將何極。自
今宜相率急革。
或曰。我即不請人。人日日請我。柰何。曰。此等
俗情正宜一筆勾斷。兩下說明。自不相怪。若
有不諒。只合遣人送禮。彼自知止。若怕人怪。
只向俗人眼下口角做生活。將我一副精神。
賠奉俗人面孔。何日是出頭做人時哉。凡事
俱當要此骨力。不獨此等事也。

雖曰。禮尚往來君子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近有鄉俗市人。一桃一李。必求相報。或無可慶可吊之事。而責人禮。曰。曾受我賀。曾受我奠。此鄙之甚者也。然亦有力能爲報。而自處失體者。又何怪人之責之乎。

親朋往來之禮。只可視情意親疏。以爲隆殺。若乃計家道貧富。量子姓興衰。作炎凉態。則市井交易之道。而惡俗之最著者也。君子非

之。

孟雲浦曰。遇有吉凶事。吉只一拜賀。凶只一吊送。其至親當具禮者。另行。至如往時設酒。令親戚收禮者盡革。

揖讓

世俗。於世多簡。而禮文猶不勝其繁。夫其文之繁也。或眞意不足乎。乃亦有不應簡。而日趨於簡者。其必以禮節之。禮必有眞

意在内而將之以出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也禮豈忠信之薄耶次揖讓。

凡會以賓主長幼序揖行之先後如之毋過讓不决。

北方尚左故揖必讓左與夫徐行後長皆禮之所必至也然而禮有定體讓不過三世俗迴讓不已甚之日晏不决汗流浹背至今旁觀皆以爲苦何取於讓故君子於禮率眞焉

耳矣○

禮○主人迎賓○三揖升堂○此所謂揖不過拱手○或身稍罄折而已○今則俯身至地○或送客客衆○則徧揖車馬○又數揖入門○或賓主相讓良久不决○似爲過煩○宜稍從簡○從質然拱手須以至膝爲度○若卑幼於尊者○自宜過膝至地○但起身稍捷○不比長揖之遲耳○而尊長者○似宜稍昂○高不過心○卑不過膝○乃爲適中之體○

凡相見行禮尊長四拜平輩兩拜不宜伏地連叩若拜後一跪於禮無考宜省

按家禮酧酢之禮雖有跪祭今行酒既不跪矣而凡拜皆復一跪非禮也

按龍江先生約云四拜所以尊父母師長拜而叩頭臣子見君之禮豈可一槩加人今後相見行禮只兩拜有當稱謝者起身再揖勿伏地連叩或云鄉曲細民從省連叩者隨便

又云。禮父黨無容。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親兄東西立。弟再拜不荅。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荅。親堂兄弟以上坐。不論賓主。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與猶子。兄與弟。揖讓迎送。皆如賓客。殊爲疎薄相外之風。宜正之。

席間安坐。自是古禮。若常集小集。宜稍從簡省。

應拜者拜不行跪禮。主賓揖後。即總叙長幼。二揖告坐。不必再轉。應另告坐者再告。

鄉曲酒筵。客稍多者。安坐後。紛紛混雜告坐。雖亦厚道。殊不成體。夫少者告長者乃坐。弟道也。然總告即告之矣。又必人人而告之。不復於禮乎。今照孟先生約。斟酌應另告者。如祖。父。伯。叔。兄。及本族切近尊長。業師。妻父母。舅姑夫之類。俱宜告。餘親雖係尊輩。即在總

告中不必再告。

凡前輩及相知高年。必謙謹致恭。毋長傲。

古人於父執極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前二十年新進諸生尚不敢與前輩頡頏見必屈體致恭途遇則立候長者行乃行或誶責之不以爲訕今漸非其故矣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此二語豈非救俗之藥石耶謙乃有終傲不可長亦可因以覘人德器非獨爲風俗慮

也。

柬劄

柬者簡也。儉也。古以竹簡通名。盖終身用
之。不易爵里。不削牘也。後乃易以名紙。浸
淫日侈。不可底止。將無反之古乎。此亦崇
儉之最較著者。其細之也。終柬劄。

平常徃復。只口傳。應用柬者。用單柬。間用折柬。
不用紅白全柬及封套。

禮柬請柬俱不用紅白全柬。

邪俗有吉禮應用紅柬者隨宜用之。其有禮物件數開載不盡量加幅數。不用全柬。亦從儉一事也。

凡平輩通問書劄。緊不用紅白全柬。非途遠不用護封。

凡帖用南紅全柬。又加紅簽。以為敬。不知出於何典。夫君上至尊而表章未嘗用紅用簽

何俗之侈也。若遇喜慶吉禮。或士大夫有不得已而用者。亦須彼此說明。從儉爲便。況里巷交際。必用銀一二分。方買一全紅柬。何苦騖虛文而受實耗。盖俗以爲不如是則太簡。嗟乎。禮意不足而禮文有餘。禮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矣。

李緝敬約云。天下大患。只在崇虛文而耗眞精。而實務因之以隳。如總憲趙先生所禁四

六。其一也。其次。莫如用全幅紅白手板拜帖。古用竹柬。後變爲折柬。折柬省爲單帖。最便矣。不知誰作俑而爲全紅全白。夫四六無情之文。漫焉相加。猶不問首而製之冠。不知足而爲之屨也。比之全幅亦然。則又一屨而五其兩。一冠而三其緌。物雖長。何裨實用乎。數箇字動費幾文錢。又何其重吾名而輕民命耶。我輩在都。與諸長者往返。多用折。同輩用

單郎堂屬相見亦用單頗有古意惟出長安一步便趨煩華此後當通知撫按凡司道而下一切合用紅白手板拜帖除新官初見與敘事長幅外餘俱用二幅與單并知會縉紳士民與官府相通一體率行以此惜精神愛物力厚風俗養廉耻無適而不宜者幸諸同志共守之

趙儕鶴爲總憲約禁四六其畧云自萬曆乙亥結髮薄遊士大夫書札往來直抒情素鮮有用四六者當司理時座主爲相亦以散書聞問亦未嘗以爲不恭也今天下亦多事矣黠虜內侵賊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謂宜傳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爲四六失火之家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又曰何以知世之亂在位者神識昏惑若有物焉以馮

之而使之舉動顚倒一人若此則必有禍人人若此未有不亂者也今之人亦可謂顚倒矣虜侵地削羣盜縱横至危也而更忼𢥠困窮空虛閭閻蕭索至窘也而更奢侈夫戍婦寡人號鬼哭至慘也而更淫樂此皆甚可駭異卽四六啟之事亦足以見其一端矣無論紛拏多故之時不暇作此雖使天下平康文恬武熙亦無所用此爲也其以爲敬乎則章

奏宜用之而不然也乃用之竿牘何也吏隱而高才者第以爲游戲然必以頌美爲主精工之極即諂佞之極也不能無壞心術其倥傯無暇及不能者倉卒求人所求亦未必能勦襲飣餖聲拗而文拙加以魯魚帝虎之訛舉燭颸段之謬獻諂適以受吹故山人遊客之能者無不入幕若蛣蟩之相依往往寄顧金錢不肖者至與之通賄損官方而汚吏治

其害豈細哉。誠知四六之所以可廢。自茲而類推之。盡去顛倒之見。而得其本來之心。玩瀫也而知懼矣。奢侈也而知愼矣。淫樂也而知憂矣。以其爲四六之心。思用之以出至謀奇計。以其養游客之金錢。用之以禮賢人君子。同心匡社稷。者力救生民。功成名就。使大雅之士。如吉甫奚斯者。歌頌盛美。勒金石而流管絃。豈不偉哉。

請柬稱呼宜從質

古人稱呼如上宰相書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盖不欲媚其所無也今則一槩稱大柱國大冢宰大中丞大殿撰且必稱曰某翁某老先生老大人諛之至矣世之諛也不一此其最著者願與同志商之可徑從簡質否

今擬鄉曲間請啟不必煩詞其稱呼止用本

色字及某字號某親或某會丈某先生執事不必一槩稱翁稱老尊長者稱某翁老先生不妨惟老大人三字官套或有用之者鄉曲宜删

古人冠始字字以尊名子思非孔子之孫耶而稱孔子曰仲尼今人稱字便以爲訕人人稱號矣又不敢稱全號而稱曰某翁施於尊者猶可而槩施於平交卑幼則諛之甚者

也。相沿。至於僕隸菜傭戲子優人。無不有號。無不稱號。聞他邑士紳有止以字行而不言號者。蓋惡其濫也。今後平交執友。宜行字爲雅。或稱號亦自無碍。但禁僕隸以下。不得稱字號。此雖細事。所關風俗不小。有世道之責者。其三致意焉。

存古約言卷之三終



存古約言卷之四

士六戒敘

汝南劉廣生 字載甫辛丑科歷僉都御史廵撫陝西

士大戒乃銓部豫石呂公所著以砭從遊者曰士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旨哉言乎蓋士習之敝至今日極履繩蹈軌者目曰迂腐踰閑蕩簡者命曰高雅此風之漸人久矣公旣倡明伊雒學脉以輿

起後學爲已任惓惓以定志誠身明白指示臚
列十六戒而約之以毋自欺夫惟提一欺字相
剔撥而後十六戒乃能設誠致行以副其志夫
論學而至于明善誠身道大矣猶謂學問工夫
不盡是乎不然者日陳座右而目涉之曾不着
實省察體驗將誰欺自欺也有公小人之戒在
則吾乎公之誘人也令海内學士家各得一編
寳持之以大戒成大勸士習轉而世風隨之豈

曰小補獨可訓一鄉一國也歟哉余不知學嘗奉教於君子矣得是刻不勝踴躍遂翻其本而廣之天啓甲子人日

士大戒自敘

或問士何先曰定志何謂定志曰誠身志云者卽孔子所謂志於學也誠身云者卽孔子所謂躬行也彼其躬寔然而詭云吾志已定辟如一人當之東彼反之西却語人曰我兩足雖西我

心寔不兮[illegible]此豈有是理故揭士大戒十六則
若曰必如此躬行而後爲誠身爲定志易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士必學爲聖人始不溺於流俗
不然則小人也非士也士固可以小人終耶願
猛然省也天啓癸亥陽至後七日介孺父識

士大戒

新安豫石呂維祺著

士之與其言勸也不如其言戒也箕有仍之

臺基之弗固。寔以灰沙。層纍而危之。愈危愈險。愈速傾矣。辟如淘泉。必去其沙石泥淖而後澄泓也。士敦百行。而其躬多疚。大閑旣踰。安問細行。作士大戒。

毋不孝不弟。毋於父母兄師尊長間恣意違犯。致傷大倫。

毋貪利無厭。毋不顧義理。不恤清議。

毋言語虛僞不寔。毋非理詭泿。毋輕與人約不

踐。毋言人閨梱音與閫同陰事。

毋言動間輙伏機械以籠絡人。自詡得筭。爲士類不齒。

毋飲於市。毋恣長夜之飲。毋使酒失體。

毋與匪人交。

匪人。非止一端。交之。則無益而有損。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學者所當深戒也。

毋與人賭金銀銅錢。及戲作賭具。

如引誘人子弟局賭及與無賴市人同賭尤爲傷理失體之甚所宜痛戒

毋浪遊平康毋置酒延妓

如親朋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毋見人貧賤姍笑凌辱毋見人富貴諂附詆毀

毋借人之勢因人之事以行私罔利

毋昧心受賄代人關說詞訟

毋結知官府毋攬事幇閑毋奔謁媒進

毋爭強好勝。毋任性動氣。毋出入衙門投呈送揭。

毋代撰詞揭。挑搆取事。毋造詞曲歌謠。譏彈時事。傾陷同類。毋聞人有善行。巧爲詆訕。揑傳流言。

毋垂涎美業。輙以計取。及抗阻征徭。舞文撒糧欺凌寡弱。皆非爲身家子孫長久之策。

毋在尊長前長傲亢侮。妄自尊大。毋嘵嘵談論。

輕易品評前輩

毋有過不改。毋拒諫飾非。

呂子曰。士大戒。蓋戒其大者。士有大綱常。大坊維。凡士所當戒。雖不止此。此其大、端大本也。若於此處放過。雖有他長。非所謂其餘不足觀乎。故以抉心術醇澆之微。証躬行眞僞之隼。考學問淺深之符。必於此焉在矣。世之學者不誠乎身。而動言正心誠意。吾不知所

正所誠者更何物乎。究竟欺不得人。只是自欺。故總十六戒而約之曰毋自欺。

曾子爲聖門傳道。只在毋自欺三字。而喫緊工夫不過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所謂慎獨也。況吾曹視曾子何如。而遂謂無是過乎。宜書此十六戒於座右。毋日心口自語。曰吾得無不孝不弟否。得無貪利無厭言語虛僞否。凡十六件。默自省。

爲有益。然只在自心常

惺惺不在逐件剔撥若無頭腦未免禁制於此竊潰於彼如何得成好人如何得有長進十六戒皆言毋毋無也有之對也初猶勉強做去即孟子所謂強恕而行者久之漸近自然故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如人有病此是對症藥方各人信服自然病痊象山先生云千古聖賢只去人病若諱病忌醫不死亡不止也雖有倉公望之反走矣

或曰。此皆庸行。卑之無甚高論。果如所戒。僅平易謹守之士。豈學問工夫便盡于此。曰。正不敢謂學問工夫便盡於此。然士有力孝弟。篤言行。一順逆。凜比匪之戒。峻食色之防。嚴素履而无咎。持謙光以有終。明於止足而勇於改過。尚謂之未嘗學問乎。故知身外無道。誠外無學。日新而不已。其可也。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畜之至也。十六戒。皆稍知自好者不爲。而謂君子爲之乎。然亦有之。無其事。或有其意。無其大。或有其微。尤當于洗心退藏著力。無之又無。習而安焉。純而不息焉。便是古來大聖賢。不過如此。吾人只要立定此志。一直開眼努力做去。不要七上八下。三迴兩轉。便墮落下來。王幼眞惓惓勸人立志。正是此意。介孺父又識。

題三箴

安邑曹于汴（字自梁壬辰科歷左都御史）

昔

孔夫子論行云言忠信行篤敬呂子摘爲三箴歸之於心旨哉乎其言之也世人愼言者愼於口而已是揚湯止沸之說也箝制不及忽流於不忠不信不自覺也其修行者亦脩於身而已是風中掃葉之說也矜持稍踈忽流於不篤不

敬不自覺也夫口與身皆心所貫而心爲宰忠信篤敬心之本體心得其職斯忠且信篤且敬矣何言行之有不愼不修亦何往不可行葢心之感通如是故心學不可不講

訓士三箴

新安豫石呂維祺著

言行總箴

心司[illegible]言行分職謂士樞機於斯樹極匪樞

胡運。匪機曷發。戶弩猶然。士軌迺識。口則興戎。動或困石。惟聖達時。退藏于密。知語知默。知動知息。其次克己。主敬宅一。非禮勿言。惠迪趨吉。閑邪存誠。爻象斯立。言滿寡尤。淑儀弗忒。雖之夷狄。弗易厥質。思之思之。有物有則。思則得之。不思曷得。

忠信箴

思言胡慎。曰忠與信。匪口是緘。惟心斯印。人心

之靈稟於至誠物欲蔽之欺偽叢生厥口則言
厥心弗然信既遠義易諾屢遷言巧色令是名
為佞既蠹世維曷存厥性厥性既非眾惡斯歸
多言數窮食言貌肥我思動物寧在鼓舌所以
至誠豚魚可格此非襲取忠信是主易訓進德
三復斯語

篤敬箴

何以思行蓋云篤敬篤敬維何至一而靜一則

不雜。靜則不競。天君守舍。百司從令。胡爲憧憧。朋從靡定、以二以三。乃縱乃横。浮薄長傲。失其性命。既潰厥堤。靡[illegible]所竟。我思古人。精義入神。天之明命。以物其[illegible]上帝臨女。如見大賓。靜一無欲。乃敬乃篤。夫然後行。百行維彀。是故君子必慎其獨。

夫子論行。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夫以象胥所不能馴。重譯所不能通

一言一行足孚異類此其故安在乃吾儕涉世爭爭逐逐憧憧擾擾機智情緣動生齟齬卽同氣尚鬩墻同室尚操戈何況蠻貊當熱鬧塲中冷然一思雨散山空作何結果乃有聲音笑貌以愚世曰如是行我計得矣嗟乎至誠則鬼神可格不誠雖愚夫難欺易曰言有物行有恆無物不恆又可行乎哉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所謂則見者。豈僅恍惚影響。是必有一段真工夫。真體驗。真光景。躍躍於心目者。與如見之見不同。願學者之細思之也。呂子題言忠信行篤敬六字于譯館之堂。遂作三箴。蓋以自勗。兼勗多士。若曰爾多士。思行蠻貊者。以是象胥重譯已乎。有明崇禎己巳十一月陽至日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天中呂維祺介孺

甫識

存古約言卷之四終

存古約言卷之五

孝弟詩解自叙　東會刻

呂子曰父母兄弟謂之天倫孝弟出于天性夫誰無此倫無此性而以心有所中性失倫虧直恁倣去都無生意譬如樹無根本雖有枝葉花蒂不終日索然甚矣孝弟之道大也余有味於邵堯夫先生之詩其言庸其意邇而反覆咏嘆令人思之輒動體之自愧用之終身不盡徃吾

鄉太守蘇嶺陳公曾刊布成帙深得化民成俗之本但百姓讀之不解終同嚼蠟余謬爲註解簡而易通雖三尺童子可講解洞曉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率之不過家庭日用之常疾徐唯諾之節而仁義之實天下之平堯舜之道皆不外是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則安得以其庸也而忽之也東人士自卯辰後稍稍有起色俗亦稍稍丕變而或

不盡然者毋亦於根本處尚未竦動雖然天倫天性人人自有若乞子衣中元自有珠余直指點之非有所加也若曰以身教從以言教訟則余實有志未逮而願與東人士共相勗矣有明萬曆丁巳至日會司理新安呂維祺介孺敘

孝弟詩解十則

一此書成各州縣印官各印刷若干部分發士子里老人等各令誦習講解轉相勸諭共成

醇俗

一各塾教師處多發數本令童子熟讀成誦仍講解明白本廳按臨抽查問試記者能講者賞勸否則懲

一各鄉約所每遇講鄉約時講聖諭畢令數童子將此詩朗念成歌歌完約長量講一二首衆人諦聽必有感悟

一嘗見里巷中歌謡多係淫曲俚辭到底無益

不若將此詩令之傳演小兒婦女皆可歌謠
豈非爲政者第一首務
一該州縣訪確百姓有孝子悌弟廉謹好義之
士小則亟行奬賞大則申請
旌表若有違忤父母不養不敬兄弟不和爭財
告毆之類各喚勉諭不悛則責懲之再不悛
則申請重究仍扁其門曰不孝不弟俟改方
撤如此庶可以挽頹俗而臻醇化

一孝弟良心人人都有請將此詩吟咏一過痛講一遍人人良心不覺勃動便知父母是該孝的兄長是該敬的其中猶有不能孝弟的原是不知道理失其本心試令聽講有不愧怍汗下若無以自容者非人也

一讀孝弟詩須是要講講孝弟詩須是要貼到自已身上來默默自訟方爲有益

一本廳曾問費縣人程廷佐程廷佑一起事此

二人本同胞兄弟只以小嫌告來告去二年
有餘家產零仃兄弟叔侄打毆問徒結讎益
深不肯罷手見了就斷打發誓定要打死方
休又互相訐害陰事本聽叫上堂來不問他
是非先以好意打動他又以同胞恩情勸諭
他又說你兄弟不過小嫌就中必有人交搆
反覆諭之兄弟二人便忽然抱頭痛哭一場
極悔被人離間各情願認罪和好本聽又責

曲者并治撥唆之人諭令出去交和次日二
人大喜登堂叩謝而去交好如初卽此一事
可見孝弟是良心小民極易勸諭爲人上者
知之本廳所問事如此勸諭和息者甚多
一凡父母兄弟之間亦有難處比常人倍費苦
心不得歡心者但聞之語曰天下無不是的
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只要自盡其心試
看大舜處父母兄弟間是何等日子舜只是

夔夔齊栗憂喜與共後來頑嚚亦被他化了
做弟亦害不得他便是孝弟榜樣

一凡人有大才力者能取科名成大事業赫赫奕奕天下震動若根本虧欠就能如此也索然無味况根本虧欠縱科名成就却做事業不來所以吾輩于此尤當着力不獨曉諭愚民而已

新安呂維祺介孺註

其一

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要取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真其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養去聲後俱倣此

此詩是直言警人當孝弟之意。親。即父母。哥。即兄長。養者。孝順奉養。不惟衣食豐足。且承

順其心志。如孟子所謂得親順親是也。若同胞兄長。自當謙恭友愛以敬之。不敢有所欺慢。骨肉。即指父母兄長言。風波。指無影之是非言。殘者。傷也。言人當念父母兄長。皆是我之骨肉。如何妄生事端。輒起風波。以傷殘之乎。所以不該傷殘者何也。父母生我育我。教誨我成人。受多少劬勞。此恩甚重。須當孝順以報萬分之一。兄弟同氣連枝。如手與足。恩

情極深。須當思敬思愛。彼此和睦。這孝弟事。古人張公藝田眞皆能身行之矣。公藝九世同居。今古少有。田眞兄弟哭活紫荆誓不分居。後來子孫衆多。這兩家如此孝友和睦。遠近之人。誰不稱美。要知此兩家別無動人處。只是能孝能弟。就得這樣美名。所以說子當養親。弟當敬哥也。

子養親兮養字。須看得透。孟子曰。曾子養曾

皆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又論曾元養曾子曰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可也乃知此養字不獨養口體葢養志也末世併養口體或闕此又曾元之罪人也

按唐張公藝壽張縣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

以爲宗族所以不恊。繇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呂子曰。觀此。則居家最要容忍。勿以忿爭傷和。是第一義。

忍固是居家不可少者。然家中最要有家法。一無家法。便如無轡之馬。無舵之舟。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曰。婦子嘻嘻。終吝。嚴正所以善成其忍乎。

按隋田眞兄弟。堂前有紫荆花甚茂兄弟分居共議析而爲三。忽一夕。樹即枯眞驚謂諸弟曰。木本同株。當分。根便憔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木也。兄弟感哭更合。紫荆復華。花開盛茂。呂子曰、噫人之不如木者多矣。

第四聯云。如斯遐邇皆稱美。士修孝弟。豈爲立名。然名之附實。如影隨形、如響應擊。未有

實行篤于家而名不稱者。然使有心立名即
孝弟之心亦薄。故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其二

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與謙和。難兄難弟
名偏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貧米尚能爲薄養。讀
書寧不耀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
敬哥。

此詩引古人能孝弟者反復吟咏。歆動以孝

弟之意。怡聲者。語言柔婉不敢一毫粗踈。下氣者。氣色平和。不敢一毫傲忤。既爲人子。爲人弟。如何敢麤麤會會荅應父兄。一味平心定氣。謙光和順而已。夫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曰色難。卽此意也。難兄難弟。言兄弟皆賢不相下也。陳紀。卽陳羣。陳元方子。陳諶。卽陳忠。陳季方子。皆陳寔之孫。各言父功德於祖前。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名論重者。

言有如此兄弟。自有好名聲。人人敬重。人若有賢子賢孫。輩輩孝友。實大聲宏。天必保祐。人必欽仰。何等榮耀。況自有青雲發跡之日。非貴自多乎。負米者。仲由當家貧時。百里負米以養母。此言百里負米。尚能爲薄養。若肯發憤讀書。寧不高耀科第。繇此立身行道。顯親揚名者乎。夫仲由之盡力養親。陳紀之難兄難弟。此皆孝弟榜樣。無不聲施後世如此。

孝親敬兄。人亦何苦弗爲。故曰子養親兮弟敬哥。正爲此也。

凡事父母者。遇父母有過。當怡聲下氣。盡幾諫之道。不可陷父母于不義。故曰父有諍子。但詞色。寧和婉。毋徑遂。

按仲由。字子路。嘗食藜藿之菜。爲親負米百里外。後親歿。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裀而坐。列鼎而食。乃嘆曰。雖欲食藜藿爲

親負米。其可復得乎。孔子曰。由也。可謂生盡力。死盡思者也。

薄養高科。隨分自盡。不必等待。

高科。非爲温飽地。正爲立身行道。顯親揚名。非此不能盡行其志。如高科而虧體辱親。毋寧韋布而體受歸全也。

其三

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

三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

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愽。子養親兮弟

敬哥。

此詩又言爲人子。初未嘗不孝親。爲人弟。初

未嘗不敬哥。但因有媳婦不賢德。不能孝順

公婆。却反聽枕邊言語。以致父子不和。兄弟

不睦。有繇然也。若養親敬兄。須是先訓教媳

婦。使爲賢妯娌。皆學孝順翁婆可也。婦人謂

夫之父曰翁謂夫之母曰婁。孟母擇居教子。

嘗三遷。此句言親之教誨。好好遵依。張公郎

前章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百餘者。此句

言人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中有兄弟。若欲

同居和睦。只有百凡忍耐。故曰須讀張公百

忍歌。然子職弟道。豈止一端。須孝順父母。友

愛兄弟。大大小小。都皆姻睦。這事都任在自

已身上。且要撫恤孤幼。又要明理。要仁愛。要

合於聖人中庸之道。恊于事理裁制之宜。又妥無過無不及。無乖無戾。皆得中正和平之理。嘗見曾子養親之志。藹指心動。楊博孝事繼母。與異母弟楊厚。和好如同胞。迄今可爲師範。吾人豈可不學此二人以孝親敬兄乎。

訓賢妯娌事公溓是大關鍵。

按孟夫子軻。母仉氏。始舍近墓。軻嬉戲爲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軻嬉戲

爲賈。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堂之
旁。輙嬉戲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
以居子矣。遂居之。又輙幼。問東家殺豬何爲。
母戲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兒適有知而欺之。
是敎之不信也。買肉以食輙。輙卒爲大賢。

其四

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
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

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并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

此詩是以光陰動人。見人當及時孝弟之意首二句言子養親弟敬哥者。當因天之時。乘地之利。盡人之和。以曲盡孝敬。愼勿日。世事只是如此。隨波同塵。虛度一世。不顧父母之養。不管手足之情。當自嘆息。人生能有幾年光景。如何該錯過了。須趂時量力。孝父母敬

兄長做個好人。流芳百世耳 試看滿眼繁華。財帛勢力。正如水中泡影。忽起忽落。倘骨肉相殘。何足爲貴。不如一家和睦。安家樂業。雖是貧賤。値錢自多。甚矣孝弟之當盡也。夫孝弟出于天性。豈由勉强。昔孔文舉之讓梨。陸績之懷橘。彼孩童時。就知讓兄養母。豈不奇哉。誰無父母。誰無兄長。可弗思所以養之敬之也與哉。

入但想父母來日無多便悚然起孝只是不曾想耳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堪嘆人生有幾何最醒人

按後漢孔融字文舉汝州人四歲與諸兄共食梨棗融輙取小者人問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皆奇融

按吳陸績字公紀父康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詣九江謁袁術術出橘績懷二枚拜辭墮

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云。欲歸遺母。術大奇績。

觀讓果懷橘。可見孝弟是天性。一毫矯強不得。人柰何自失其天性。只緣私心錮蔽之耳。

其五

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擲過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

敬哥。

此詩言一家憂樂相關。以見人當孝弟之意蓋謂。所以倦倦言子養親弟敬哥者。誠以父母能活幾年。兄弟能全美幾年。真是光陰迅速。如擲梭一般。果能孝順敬養。庭闈之上。心裡歡喜。爲兒孫者承歡膝下。心裏亦自喜樂。家中婦人。多以夫主之喜怒爲喜怒。若果能兄弟和睦。不輕信婦人讒言。則妯娌亦皆和

好矣。果孝弟傳家。子孫世守家教。代代美名。自然不朽。倘不孝不弟。滿櫃金銀。雖然豪富。不足傳家。只落些不好名色。雖富何用哉。人修孝弟。豈爲美譽。然而美譽自歸之矣。若要知今世稱羡。古時賛美。無他道理。只是子養親。弟敬哥而已。

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姻婭和。此二語定試之自見。

世間不孝不弟的。多爲爭家財起見。金銀滿槨富如何頂門一鍼。

其六

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眞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躭宜自翕。彝倫攸叙在謙和。班衣舞罷塤篪奏。子養親兮弟敬哥。

此詩言孝弟大倫。在我自盡。不可錯過光陰

之意。昏定晨省。本是子職。如何蹉跎虛度。不
自黽勉。若能一門中孝親敬兄。是一門皆賢。
豈不難得。不然蹉跎歲月。不務孝弟。把百年
光景倏忽過去。是枉生在世何足有無。詩云。
兄弟既翕。和樂且躭。蓋言兄友弟恭。和合無
間。父母其順。道必繇此。書云。彛倫攸叙。所謂
父子親。長幼序也。此其翕。誰翕之。不在責望
人翕。我自翕也。此其叙。誰叙之。不在責望人

叙。只在我自謙遜和睦。我自叙也昔老萊子
著斑爛之衣。起舞親前。是能孝樣子詩云。伯
氏吹塤。仲氏吹篪。伯仲。就是兄弟。樂器。土曰
塤。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一尺四寸。凡八孔
横吹之。一堂之上。斑衣戲舞。塤篪迭奏。和氣
融融。同聲相應。豈非孝弟太和氣象。此固在
人自盡之耳。子養親。弟敬哥。時乎時乎不再
來。

按老萊子。行年七十。父母猶存。着五彩斑斕之衣。爲嬰兒戲。嘗取水上堂。詐仆地。爲小兒啼。弄雛親側。欲親之喜。楚王聞其孝。親至其門迎之。萊子與妻避之江南。

第四章曰。堪嘆人生能幾何。第五章曰。光陰擲過疾如梭。第六章曰。莫蹉跎。曰百歲光陰最易過。反復咏嘆。以見人生易過。不可不及時孝友。語雖似重。意寔步步緊煞。當深省。

其七

子兮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毋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

此詩言人不當聽室人教唆。與兄弟爭財。以傷父母一體和氣。室。是妻室。我爲丈夫。不可聽信妻室言語。與兄弟相爭相攘。壞了手足

之情。何也。金帛是身外之物。憑父母分與些。就當謙讓安受。不必嫌少。惟兒孫是我支派身後的受用。不嫌多耳。但得一家人和睦。就貧窮也好。若一家爭奪。不合義理。雖是堆金積玉。亦消受不起。必別生出災禍來。雖富何用。試看王祥臥氷奉母。友愛後弟。韓伯俞爲親泣杖。孝心純篤。載在史書。名傳萬代。爲人子弟者。不可孝且敬。而與草木同朽腐哉。

笞韓伯俞性至孝時有過母笞之大泣母問故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

王祥字休徵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母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忽冰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人稱孝感所致今肇慶府冰凍有人臥

迹。
此詩多以名打動人。亦是教世人云然。若真
孝子悌弟。他孝弟根于天性。豈爲求名

其八

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疾妬
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
仁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養親兮弟
敬哥。

此詩又以報應警人當盡孝弟之意。忿者。父子兄弟。因些小不平。即忿怒爭競也。孝親敬兄之人。豈可如此以傷和氣哉。常見一家不和。便生疾妬傷害之心。要占便益。傾陷手足只圖自巳安樂受用。不知天理不容。偏是自巳艱窘。難度日子。倒反害了自巳。嘗見私心人。同居時暗積財貨。謂之私房。以為他日析居。可以致富不知神明不祐。暗中偏生不遂

意的事。不但把暗積財物都花費了。且反受折磨。大抵不孝順父母的人。其兒孫亦依樣不孝順我。不敬哥哥。是無尊敬長上之心。便是不仁。必定暗裏生出妖魔的事來。爲一生之害。此天理報應。斷然不爽。爲人當自省惕以盡孝敬。豈不美名傳千古哉。

一人道好還。無往不復。偏生疾妒二句。眞眞可畏。

不孝自然生忤逆。據所見聞。常是如此。凡不
孝之人。亦宜自爲地

其九

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利遽傷和。黃金櫃內
休嫌少。陰騭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直好。剛
強無柰善柔何。古今簡册多名譽。子養親兮弟
敬哥。

此詩文勸人當輕利積德。以盡孝弟之意。所

以再三諭人養親敬哥者。以孝弟爲百行之原。只當日日盡孝道。日日盡弟道。豈可因些微小利。遽傷和氣。多積黃金。收藏櫃中。父子兄弟皆是他人。黃金何用。故曰休嫌少。不若存心行事正大光明。能孝能弟。多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不求人知。自有天知。暗中加護。豈不勝於積金者哉。故曰要積多。試看私曲的。豈如那公道正直之人。終身受用。纔是好處

試看那剛強的。終受折磨。到底無奈那善柔的。何矣。夫善柔者安身之本。剛強者惹禍之媒。剛強豈足恃乎。自古及今。簡冊上多名譽者。非剛強私曲之人。皆能孝能弟之人。何不養親敬哥以積德乎。

老子曰。觀吾舌。舌在。非以其柔耶。觀吾齒。齒不在。非以其剛耶。剛強無奈善柔何。可互相發。

其十

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撥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此詩又教人存公心以遺子孫。廣孝弟以睦鄉黨。反復咏嘆以終前九章之意。葢所以屢言子養親弟敬哥。固不當聽室人之唆矣。大

凡兄弟不和。分析家產。多是聽信旁人。撥諕是非。以致仇恨。殊不思父子兄弟原是一體。反聽人唆。分析爲二。是何心腸。財物田園本是外物。嫌少要多。是何心腸。假如果多得之矣。眼前夫婦雖是快樂。但恐得之不義。天理不容。日後兒孫恐受消磨。耗散徒爲貽笑。後人而已。仔細想來。不如孝親敬兄。成箇好人。又且推孝弟之心和睦鄉黨。使族

無間言。豈不美哉。所以反覆言子當養親弟當敬哥。葢謂此也。

夫子云。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以此處鄉黨。便自和睦。所以未章說及鄉黨。亦見孝弟之心。推之自然到處相宜。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何論鄉黨哉。

余按堯夫先生此詩十首。半俗半雅。其言痛

切有味。眞可打動人本心且于孝親兮弟敬

可。每章首尾併用反反覆覆咏咏嘆嘆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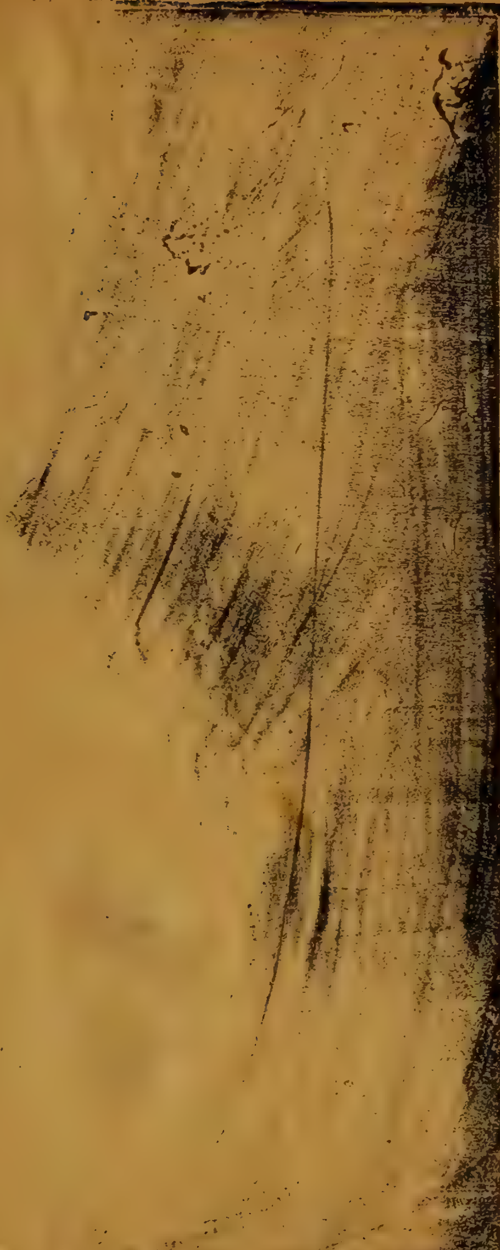
動人至深至切。吾人讀此詩須當着實自反

我果是孝弟否。我倘是不孝不弟的。何以自

容。急須改圖。方爲有益。不然亦託諸空言爾。

噫。雖日諷誦何益。

存古約言卷之五



存古約言卷之六

晋門七則
一願聞過
一不愛便宜
一不關說詞訟
一簡省交際
一不濫與匪人處
一嚴禁假借

一約族黨姻屬無瀆利生事

凡此皆愚志也故首曰願所謂非曰能之
願學焉是也盖學問莫切於養心莫實於
躬行而喜聞過則日新欲知舜與蹠之分
利與善之間也非公不至聖賢以爲得人
非是者何如人乎世套簡而敬盖眞交與
慎而忠信益固若夫人利其寔而我受其
名口而託翼而肆誰寔爲之愚盖不能無

慮焉拈此七條敬署之門以觸目自儆庶
亦省心反躬之助或吾之知巳𥁞而規我
更以我所不欲爲不敢爲者轉相告語古
人恥獨爲君子意政如此天啓辛酉春日
介孺氏書以自勉

廣署門七則

愚以祖父餘庇稍能自振門户不斷書香
每思初芽之木一指可剬方燃之焰滴水

可厭充此一念惕然恐無以寡過而至或
抑人以自亢淩削人以自腴急纏人過以
自恕豈不自斬祖父澤而傷天地之心爲
閭里罪人也自愚做秀才時便如是立志
旣而濫竽一第游歷銓曹自撿九嚴今蒙
聖恩予假省親三年於玆雖蕭然寒素囊無長
物而視非義之財如水泡塵屑毫不介意
斤斤曲謹所自盟素矣凡我周親執友無

不知我者然亦有若爲弗知也者𢡖愚不
求知也但弗知則或以利中我或有所利
而用我或以利強我不果所言而銜我而
左右我者亦復利之而蒙我凡此皆我所
自持屹如山嶽不可搖撼第無如中我用
我強我銜我蒙我者日紛紛也我雖不利
人已利之矣其利之也必有所弗利也智
有所不能察坊有所不能周言有所不能

悉先是不得已僭爲七則署之於門所以
寡愚過也顧語簡而費解說如不關說詞
訟則凡類詞訟者皆是而人將曰此非詞
訟也亦復不關說乎愚乃廣之曰嘻公私
義利間於毫髮非其道雖竊名理而愈謬
如其道卽冐不韙而何嫌雖然能人人而
解說乎愚雖不爲彼巳言之將不費一番
酧應耶不然或不使愚知而借之不誠乎

身弗信乎朋友愚毋乃未至乎惟是惠迪吉從逆凶則昭昭不爽者復衍數語非以博名非以賈爭非以侈口若曰愚所自期許如此雖未能至心竊嚮往之願以交相砥申之曰無以愚昧而舍我

廣願聞過

愚常拈天理二字日夕自儆然性疎口直自度不能無過有知愚過而不以聞者非益友也吾

聞君子愛人以德願直言無隱以爲愚學問日新之助

廣不愛便宜

便宜二字入人膏肓所謂小人喻於利也胸中放一利字便不光明更問甚人品況究竟未有能便宜者即偶得之而虧損多矣且清議共唾天網難容眼見好便宜人折多少福澤壞多少名行受多少奇禍而安分知足者反得延長消

愛君子小人義利禍福愚於此關熟思審矣

廣不關說詞訟

兩家詞訟有勝必有負有得必有失若曰理直直則何用人說若曰理曲曲則何故我說此是大損陰隲事且丈夫立於天地之間須亭亭楚楚養浩然之氣卻仰人鼻息看人面孔候人詞氣與穿窬之心何異雖曰有大利害大寃抑所言公公言之然而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寡矣

凡遠近士民一切事體宜安心守分斷此妄想親友亦不必代言

廣簡省交際

有人於此賦采薇詠𧮯莪遂如巢樹衣皮之民不相往來故交際亦君子所不廢然有市心焉或溢於格則其交際也乃賄之矣交際耶而賄也寧不相往來也苟熟思義利關頭便於此處看得澹今雖不能盡廢交際而何至日習於

世俗復以身爲溝壑乎雖故知憾其立異鄉人嗤亦守拙寧甘之也若夫鄉曲間盤餐瓜果之餽禮尚往來不必過侈爲難繼而四六套啓紅白全柬徑可裁省願以簡之一字諗

廣不濫與匪人處

有執經問字而教吾以道義者乎非然而說閒話僞奉承理俗事者吾弗敢與聞比匪之戒從少已然若山人詞客一切遊方之士願作絕交

書謝之徵聞遠方遊棍善摹人手劄有所求爲
則知我者必有所以處此焉

廣嚴禁假借

愚嘗謂多言則多枝節多事則多口舌多營則
多愆惡故以節言省事寡營爲主然而有借者
有更借夫借者有因而借者有無因而亦借者
每一兀鄉紳一而借者且百矣借者百而羅借之
害不啻百矣君子不借人亦不爲人借矧愚綿

力無可爲借亡論清議所共棄而三尺亦可畏
也執法之吏顧施以一切而罹其害者其據理
直之或以告我吾將破其僞以直汝

廣約族黨姻屬無漁利生事

凡我族黨姻屬循循好禮或樸茂無知決不至
漁利生事以爲鄉曲芒刺卽有不足吾周之當
惟力是視若欲使人畏以魚肉其里之人吾寧
身受之吾聞天道神明出爾反爾本爲身家而

非身家之長計本爲子孫而寔子孫之禍胎彼以爲智莫智於此吾謂寔天下大愚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人豈欺我哉雖然愚姻族中故無此也愚寧過慮焉若一二僕從有粗率不簡而賈戾里巷知者幸勿隱蔽以重愚之涼德癸亥長至日介孺氏識

附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

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
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
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
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實不勝
私喜私幸顧又惟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
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
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
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

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買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

蹊八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
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
以規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
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
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
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
名一漬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
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

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旣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巳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今年巳七旬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誤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外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

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豈謂予哉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按龍江先生諱鯉字仲化歸德人仕至大學士清白家風海內膾炙人口今讀此約痛切有味令人躍然喜又悚然畏眞保身成家至論令人錯認保身成家只在刻薄便宜上窮人而富我破人而成我死人而生我乃不旋踵而家破身亡子孫折損不

要遠比卽眼前街頭人家那箇不如此明明知明明爲何如做箇好人豈不是長久安樂之計吾嘗苦口相勸或不肯信沇老先生之言猶不足信耶凡我懿親族屬各書一通時時刻刻仔細體認噫誰謂天道無知乎後學呂維祺介孺識

存古約言卷之六終